



风过青山处，精神永流传

——浅赏纪实散文《风从阿鲁忽洞吹过》

●卢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艺术报》于8月15日刊发了刘玉昌、张文静合写的纪实散文《风从阿鲁忽洞吹过》。

文章以一次采风为起点,悄然推开了通往大青山抗日岁月的记忆之门。作品跳出红色题材常见的宏大叙事框架,以“行走的视角”串联起自然景致、民间记忆与历史史实,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往事,化作浸润泥土气息与人文温度的文字,让读者在杏花漫山的春日盛景里,触摸到八十年前那束穿越硝烟的精神之光。

叙事架构:以“采风动线”为轴,让历史于“在场感”中苏醒

文章最精妙的叙事策略,在于以“实地采风”这一动态过程为天然脉络,将空间转换与历史回溯无缝结合,构建出“当下行走、触发记忆、还原历史”的三层叙事维度。开篇从“初夏乍暖还寒”的时节切入,作者随刘关胜夫妇驱车赴阿鲁忽洞,沿途景致的描写并非单纯的景物铺陈,而是成为历史记忆的“引子”——车过柏宝庄,水泉村蜿蜒如“绸带”的山道、右侧“直抵山巅”的白桦林、左侧“绵延十里”的山杏花,这些鲜活的自然意象,既勾勒出大青山腹地的壮美风光,也为“当年八路军战士在此行军宿营”的历史场景埋下伏笔。当作者写下“贪恋美景的我不禁放慢车速”时,这种对当下美景的沉醉,与后文对战争年代的追忆形成强烈对比,暗含“今日安宁来之不易”的深层立意。

文中“偶遇内蒙古电视台摄制组”的情节,堪称叙事的“神来之

笔”。原本计划在农家炕头听八十八岁堂哥讲抗战轶闻,因“红色记忆·巍巍大青山”纪录片团队的闯入而陡生转折。刘关胜从“采风陪同者”到“历史讲述人”的身份切换,不仅自然带出刘钰支援抗战的核心史实,更让叙事充满“意外之喜”的真实感,这种“不期而遇”的情节设计,既避免了红色叙事常见的刻意说教,又让读者跟随作者的视角,一同经历“历史被唤醒”的震撼。

此外,文章的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既有“穿越坝梁时烈风扑面”的场景区动,也有“盘腿坐在农家热炕头”的静态访谈;既有对“十里杏花铺天盖地”的细腻描摹,也有对“刘钰捐献五百匹战马”的史实陈述。这种“动与静”“景与事”的交替,让整篇文章如同一部纪录片,画面感与故事性兼备,牢牢抓住读者的注意力。

意象营造:以“物”为锚点,让精神符号可触可感

优秀的叙事散文,往往能通过具象意象承载抽象精神,《风从阿鲁忽洞吹过》在这点上尤为出色。文中多个核心意象如同“记忆的锚点”,将八十年的历史岁月牢牢固定在读者的感知中,让“红色精神”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可看、可触、可感的具体存在。

“风”是贯穿全文的灵魂意象,它既是自然现象的写实,更是历史流转的隐喻。“风从阿鲁忽洞吹过”这一标题,就为全文奠定了“历史如风,绵延不绝”的基调;文中两次对“风”的细致描写:一次是穿越坝梁时“吹过脸颊、拂起乌发”的烈风,一次是1938年深秋“掠过阿鲁

忽洞上空”的寒风——前者是当下采风的真实体验,后者是那个年代的历史场景,两阵风跨越八十年时空遥相呼应,暗示“历史从未远去,它仍在风中低语”。文末“风漫过山坳、河流、水库、山岭”的抒情,更是将“风”升华为精神载体,让刘钰的爱国情怀、八路军的战斗精神,随着风的流动永远流传,赋予文章悠远的余韵。

“拴马桩”与“雷山水库”则构成了一“静”一“动”两个核心物象,分别承载着刘钰“抗日救国”与“建设家乡”的双重人生轨迹。那根“用条石鑿凿、约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拴马桩,是全文最具情感张力的意象:它曾拴过“李支队”等抗日将领的战马,见证过八路军与刘家的深厚情谊;它曾被日寇野蛮推倒,留下战争伤痕;如今“棱角分明,坚硬如初”,静静立在刘家院中成为红色文物。作者对拴马桩的描写,没有停留在外观层面,而是通过刘关胜“双手抚摸、热泪滚动”的细节,将其与刘家的家族史、革命史紧紧捆绑,最终化作“刘钰立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口碑”,成为“坚毅挺拔”的精神象征。

而雷山水库的意象,则让刘钰的人物形象从“抗日功臣”延伸为“民生使者”,更加立体丰满。作者通过刘关胜的口述,还原了1958年刘钰带领万民“担挑人背”修建水库的艰辛。它巧妙地“折射出当年的士气与力量”——民众愿意用神话般的叙事,赞美修建水库的壮举,恰恰说明刘钰的付出真正惠及百姓,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如今水库“碧波荡漾,被誉为蓝色仙湖”,既是对刘钰“呕心沥血铸就满意杰作”的最好告慰,也让“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了最直观的现实注脚。

此外,文中的“山杏花”“白桦林”“莜面烩菜”等意象,也都承载着特定的情感与意义:十里杏花的烂漫,既是当下大青山的春日盛景,也暗含“战争年代的鲜血浇灌了今日和平之花”的深意;挺拔的白桦林“宛如哨兵,站成绿色屏障”,隐喻着八路军战士守护家国的坚定,让红色叙事充满了烟火气与人情味。

人物塑造:以“细节与史实”为骨,还原有血有肉的平民英雄形象

红色题材的创作,最忌将人物塑造成“高大全”的符号,而《风从阿鲁忽洞吹过》对刘钰的刻画,恰恰跳出了这一窠臼,通过“史实支撑+细节补充”的方式,还原出一位有思想、有情感、有担当的平民英雄形象。

作者没有直接歌颂刘钰的功绩,而是通过“第三方视角”——刘关胜的口述、历史文物的佐证、民间记忆的补充——让人物形象自然浮现。文中关键的史实陈述,如“捐献战马五百匹”“捐献军粮三千担”“担任陶武区抗日救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后勤供应副部长”,都不是孤立之数,而是有具体的背景支撑:刘钰早年在北平求学时结识进步青年李维中,这为他后来支持抗战埋下伏笔,让他最终选择与八路军合作;他所在的刘家“富甲一方”,拥有“田地数千顷,牛马成群”,这为他的物资捐献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些背景信息的补充,让刘钰的爱国行为不再是“一时冲动”,而是“思想觉醒后的必然选择”,人物形象更具说服力。

更难得的是,作者注重通过“生

活化细节”展现人物的情感温度。文中提到刘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武东县副县长时,“国家干部代步出行全是马匹,这根拴马桩无数次拴过他与同志们的骑马”,这个细节没有直接写刘钰的工作态度,却通过“拴马桩与战马”的联结,暗示出他与同事们同甘共苦、深入基层的工作作风。

此外,文章对次要人物的刻画也十分鲜活,如刘关胜夫人张润月引用俗语“三月清明遍地青,去冬雪大,今春雨多”解读杏花盛况,展现出她的生活智慧;刘关胜堂弟“赶着羊群漫向山坡,唱着腔调不圆润的爬山歌”,那“布满皱纹且略显沧桑的脸充满笑容”,既勾勒出当代山村百姓的幸福生活,也暗示出刘钰等先辈的奋斗,最终换来了家乡的安宁与富足。这些次要人物的存在,不仅让叙事更加丰满,也让刘钰的形象更加立体。

价值内核:以“历史与当下对话”为魂,传承红色基因

《风从阿鲁忽洞吹过》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一段地方红色历史,更在于搭建起“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桥梁,让红色基因在代际传承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文章始终在“今昔对比”中传递思想内涵:八十年前,阿鲁忽洞是“日寇入侵、生灵涂炭”的战场,刘钰带领乡亲“虎口夺粮”支援八路军;八十年后,这里是“杏花漫山、溪水潺潺”的美丽乡村,百姓过着幸福的生活。这种对比没有刻意渲染,却通过“李井泉住过的房子如今仍有人居住”“武东县政府

的旧木椅已成档案馆文物”“雷山水库成为旅游景点”等细节自然呈现,让读者深刻体会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红色江山需倍加珍惜”。

同时,文章注重挖掘历史的“当代意义”,让红色精神与当下社会产生共鸣。刘钰“倾家奉献的无我境界”“对父老乡亲的诚挚感情”“处事果敢机敏、求真务实”的作风,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是对当代人的精神启示。文中特意提到刘钰捐献战马的史实,补充了“李支队由步兵变骑兵”的历史背景,这种“史料互证”的写法,既纠正了部分历史叙述的疏漏,也让读者明白: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不仅是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更离不开像刘钰这样的爱国人士的支持。

文末,作者凝视着“渐行渐远的刘家大院”,恍惚间看到“80年前抗战的火花在这里碰撞”“一袋袋米面、一匹匹战马支援抗战”的场景。这种“时空交错”的描写,不是单纯的抒情,而是在提醒读者:历史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基因。当风再次从阿鲁忽洞吹过,它带来的不仅是山间的清香,更是先辈们的精神嘱托。

《风从阿鲁忽洞吹过》,是一篇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红色叙事佳作。它以采风为线,让历史在“行走”中苏醒;以物象为锚,让精神在“具象”中落地;以细节为骨,让英雄在“真实”中站立;以对话为魂,让基因在“传承”中延续。

这,正是阿鲁忽洞的风所承载的永恒使命:让红色精神的火种,在多元传承中跨越代际,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持续燃烧,成为民族复兴路上永不熄灭的精神动力。



关于《等在雨季》的十二个故事

——我的创作谈

●鲍磊

《等在雨季》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我于2022年至2025年这三年创作与发表在文学期刊上的十二个故事。同名作品刊发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5年第六期上。

开篇《海葵的愿望》,讲述了小城一家三口的故事。老王刚上初三的儿子王海葵,一直有一个愿望,想在中考前办一场个人画展,可他却连一幅完整的作品都没有。母亲患有肌肉萎缩症,瘫痪在床多年,全家靠父亲开公交车维系生计。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刘鑫讲述的视角,描写了“我”与海葵去美术馆看场地,借由在公交车上的谈话,串联起这一家三口的故事。此篇小说属于我近年所探讨的“原生家庭问题”系列主题之一。通过生活中的小切口,将日常里的温情,不疾不徐地呈现出来。王海葵画龙,喜欢去海边,这些构思与意象,试图为小说增添一些文学性。那么,海葵的心愿,究竟是为了办画展?去海边旅行?还是渴望妈妈的身体健康平安?我想,每位读者会读到不同的答案。结尾,我来了一笔反转。

本书唯一的一个中篇小说《等在雨季》,讲述了少年白静海十四岁被人贩子迷晕拐走后,长时间整合自己带有创伤的童年,最终与自己和解的故事。小说在现实与往事的回忆中穿插进行,描写了父亲白孝顺、母亲王秀云、养母张蔷,以及白静海在一次培训班认识的学员尚舞,他们四个人介入到白静海的生命里,影响着他的认知与生活轨迹。小说先后将故事的发生地落在了赤峰市红山区、克什克腾旗的贡格尔草原、四川金川县等,我试着用情感的想象,借助环境与景物的细节烘托,虚虚实实、影影绰绰的笔触,抒写着现实里的生老病死与悲

欢离合。小说除了探讨上述原生家庭问题外,还探讨了亲密关系以及当代人所面临的境遇。我的创作大都来自自身生命的体验,还有周围朋友们的人生经验,并且习惯摒弃“零度叙事”的叙述技巧。《等在雨季》是整部小说集我个人尤为偏爱的一篇,它让虚构的小说文本更多了一些独属于我个人的情感浓度,我也试图调动一种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去体会、观照在城市里长大的当代年轻人的某种心理状态。

《猫科动物》这篇创作是描写城市生活的一个剖面。故事发生在北京,鼠年冬至到牛年元旦跨年之间,聚焦五道口、三里屯两个地标,描写了互联网大厂程序员“我”王一锋,与昔日恋人女博士杨塔娜之间颇为遗憾的一段爱情故事。小说的主轴是回忆,却通过一些情节设定,比如反复出现的香,反复出现的红色毛线帽等元素与符号,试图让作品呈现一种现在进行时的阅读体验,并从侧面,表现出互联网大厂程序员工作过劳的职业现状——出现了神经衰弱甚至产生幻觉,进而影响到恋爱与日常生活。在一个虚实相间、追忆的爱情故事里,表现出个别走出草原的青年,在大城市打拼不容易,试图揣测他们内心的取舍,以及为此所背负的命运。正如我在文中所言:猫科动物,人都喂不熟。

另一篇职场故事《滇藏旅途》,贯穿着一些奇谈怪论的情节。这篇“新北漂”小说,借由互联网大厂旅游频道副主编谭杰执行滇藏转山项目的拍摄,从侧面描写了一个有关职场明争暗斗与环保的双线故事。小说里的主人公“我”,从北京写到藏地,从同事写到友人,从实写到虚。三个层次,可谓从地理坐标、人际关系延展到更宽深的哲思范畴。

读者可以从不同切面进入阅读,将一场出差旅行,放置到现实生活,乃至更广阔的世界中去。在构思上,从听见微信里茶水间的一声嗡鸣,跳转到童年父亲持刀的摩擦声,再转回到现实公司电梯停顿时所发出的刺耳的一声“叮”,将主题慢慢渗透出来:在生命的低潮期,所遇见的人、事、物,皆会成为温暖你、照耀着你的那一盏盏精神的烛火。

《黑色指甲油》主要描写了两个高三少年——“我”与阳一非常纯洁的友谊。两个心中充满疑惑并对未来憧憬的少年,“我”有一些焦虑与社恐,作为室友的复读生阳一用他的方式关心着“我”,其间交织着与隔壁艺术班的女同学惠子的友谊,还有发现了教写作课的年轻男老师顾有亮不为人知的秘密。相对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一个少年,从十九岁,跨向二十岁之际,在这个敏感的年龄,少男少女的彷徨心理。尤其对他们沉默中的叛逆,爽朗又张扬的怪脾气试图把握一番。我想在这篇小说中描写出青春期学生所面临的课业压力,以及他们在面对十九岁到二十岁自以为开始“变老”的这道坎儿时,困窘的心情,纠结挣扎的选择,直至顺其自然与这些烦恼握手言和。

《风与太阳》同样也属于一篇“新北漂”故事。小说在一个剧着大风的春天周末展开,性格柔弱的“我”坐火车周边游,在一个半小时的旅程中,穿插着有关青春成长与原生家庭的回忆。而另一个目睹父亲出轨的少年,在叛逆、倔强的性格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种脆弱。两个来自同父异母的男孩,渐渐成为惺惺相惜的好兄弟。与此同时,对父母开始理解,与自己和解,借由失去而更加珍惜的亲情,也是作品想要传递的主题之一。时空的交织与故事的杂糅,是

这篇故事的叙事特色。

创作《湖面落日》这篇的灵感,首先,源自我无意中看到的一句话——“无穷的时间里,谁将凝望我的凝望”。其次,2023年五一小长假,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内蒙古。清晨,在通辽姐姐家附近的森林公园绕湖锻炼,心潮起伏。这篇小说看似叙说现实,准确讲,以第一人称叙说生活状态,但实则写了一个业已逝去灵魂回乡探亲的寻根故事。

《阿卡西记录》有一些赛博朋克的味道,说白了,有一点软科幻。小说虚实相交。实的部分,讲述“我”与父母。地理坐标设在了我所熟悉的北京。虚的部分,则让梦,让怀疑现实的真实性,让闭上双眼在极度的安静中试图连接到“阿卡西”来承担。我并未着墨去描写现实的北京,反而将重心落在了父母看望“我”前后的内心变化上,穿插着孩童的记忆——比如看见提着装了一条金鱼小水盒的小男孩,比如用蚕蛹将自身融化的比喻来暗示过去与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很可能都是同一的等等。“我”的自我对话,都直指了造成上述这一切问题背后的核心——原生家庭问题。小说结尾更安排了一个巨大的反转。写这篇小说的初衷,是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刷短视频时,总能刷到“阿卡西”的相关推送。我想,我相信的不单单是大数据,或许,这恰恰是一封投递给我的“宇宙来信”也不定。这个略带神秘色彩的“阿卡西”,兜着这篇小说叙事的科幻性与原生态元素。

《告别中关村》讲述了爸爸没时间照顾青春期身心正发生巨变的女儿的故事。性格像假小子似的女儿开始叛逆,贴纹身贴,穿奇装异服。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童年影响深远。小说用蒙太奇的时空交叠,虚

实的梦境,人机接口的软科幻桥段,在一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歌《别来无恙》中,回味着时代的变迁。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小说《表演》从一位大学退休教师宋教授的葬礼开始,我试着打破习以为常的悲伤场面。故事以倒叙的方式,主要塑造了三组人物关系:“我”与宋教授,“我”与马路,马路与宋教授,以及保姆小张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在上述三组人物关系中所起到的联结作用。小说探讨了老年人生活、就业与职场、情爱与道德伦理等人性问题。尤其在面对一场不为人知的交易背后,“我”,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这篇小说也可视为一种城市新游记,它集生活日常、搞笑与奇幻元素于一体。结尾出人意料,与故事开头葬礼上表演的主旨形成呼应。此外,小说还有一个若隐若现的主题,那就是关于良知的坚守,正念与善的坚守。

求学路上,总会面临各种困境。在自我怀疑与坚持不住时,如何走出阴霾?小说《有龙过境》,通过两个女孩尼娜与“我”刘玲一起成长、互相陪伴的故事,或许可以让家长对当今年轻人内心的想法多一些了解与理解。作品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包括自己跟自己的和解,如何做到自洽等成长问题。

在本书最后一篇《我说话像河流》里,“我”,描写了两个女孩友谊的故事:一个性格大大咧咧,一个内向温婉。小说用两位女主人公各自叙说的视角,展现出年轻人在青春期,在面对学业、社会现实、家庭等一系列问题时的一些真实心声。我



在开头设置了一些悬念,试图带领读者进一步探寻答案。我想,在非常短暂的人生旅途上,总有人年轻,也总有人正在老去。青春往昔的那些小事,虽然每位读者身处不同年代,其实,内心的轨迹,都是一样一样的。我想表达,诉诸笔端的,与心中一闪而过还来不及记录的,落在实处的与闪现的念头,它们都是你的独特存在。

小说《我说话像河流》,源于我在2024年底翻阅的一本同名绘本。绘本的作者根据自身经历,描绘了一个口吃男孩的心路历程。我深受触动,灵感乍现,并决定以此书名创作一篇关于两个女孩的同名短篇小说。河流,就像人的心绪,有波澜壮阔之处,更有幽微细腻之时。